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 FRANZ KAFKA SHORT STORIES

## 变形记

卡夫卡小说

● 叶廷芳 赵登荣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卡夫卡小说

Franz Kafka

# 变形记



◎ 叶廷芳 赵登荣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形记/[奥]卡夫卡著(Kafka, F.)著;叶廷芳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706-5

I. 变... II. ①卡... ②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100 号

### 变形记

作者: [奥地利] 卡夫卡

译者: 叶廷芳 赵登荣等

责任编辑: 夏 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50000

书号: ISBN 7-5339-1706-5/I·1498

定价: 16 元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20世纪小说的开拓者，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生前，以上殊荣绝不在考虑之中，他长期谨小慎微地守着小职员的差事，抑郁、孤僻、深沉、柔弱。文学是他的突破口，他将一切异己的荒诞力量用不同寻常的笔法重构出来。于是，一种生命的奇态挑战着我们的神经——陌生，又熟悉；虚构，又真实。除了我们或许无法承受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压力，我们对卡夫卡的文字艺术却不得不充满敬意。

主编 宋兆霖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 编辑手记

小说《变形记》的开篇就告诉我们，可怜的推销员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可那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所谓的“怎么样”，不同的读者大概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有人会从小说中看到一套普通的居室，它的内部结构和家具的陈设似乎是历历在目。比如说，《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他在大学里讲授这篇小说时，曾经要求学生画出从卧室到楼梯的详细示意图。仿佛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篇严格写实的小说。

有的读者可能会对变成甲虫的那个人抱有同情，好像通过这样一个事件能够让人看到，主人公周围的那些人，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亲和妹妹，还有那几个房客，实在就是一些愚蠢、凶悍、不近人情的家伙，是比甲虫还要古怪的人类。

另外，也有一些读者对甲虫的生存状态几乎着了迷。可怜的推销员在“变形”之后，变得更加敏感了，他的思想里燃烧着一种激情；他不停地看着、听着、倾听着……

卡夫卡的小说具备独一无二的视角，并且是以锐不可当的想像力闯入我们生活的现实。这个集子里还有一篇小说叫做《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国的读者恐怕会觉得，它是很有启示的。

## 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精品书廊

### 经典印象

####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	[美]欧·亨利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
红死魔的面具	[美]爱伦·坡
黑暗深处	[英]康拉德
狐	[英]劳伦斯
圣诞颂歌	[英]狄更斯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英]莎士比亚
卡门	[法]梅里美
最后一课	[法]都德
茶花女	[法]小仲马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
茵梦湖	[德]施笃姆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茨威格
变形记	[奥地利]卡夫卡
初恋	[俄]屠格涅夫
伊泽吉尔老婆子	[俄]高尔基
盲音乐家	[俄]柯罗连科
摩哈摩耶	[印度]泰戈尔
佩德罗·巴拉莫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屠格涅夫散文诗	[俄]屠格涅夫
高尔基散文	[俄]高尔基
卡夫卡散文	[奥地利]卡夫卡
劳伦斯散文	[英]劳伦斯
泰戈尔散文	[印度]泰戈尔
尼采散文	[德]尼采

#### 第二辑

莫斯比的回忆	[美]索尔·贝娄
菲雅尔塔的春天	[美]纳博科夫
今天过得怎么样	[美]索尔·贝娄

九故事	[美]塞林格
米格尔街	[英]奈保尔
抵达之谜	[英]奈保尔
都柏林人	[英]乔伊斯
儿子的否决权	[英]哈代
墙上的斑点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另外那个女人	[英]多丽丝·莱辛
羊脂球	[法]莫泊桑
有轨电车	[法]克洛德·西蒙
玫瑰花的奇迹	[法]让·热内
局外人	[法]加缪
惊马奔逃	[德]马丁·瓦尔泽
雪国	[日]川端康成
砂女	[日]安部公房
米佳的爱情	[俄]蒲宁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俄]契诃夫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俄]普拉东诺夫
石榴石手镯	[俄]库普林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俄]皮利尼亚克
红色骑兵军	[俄]巴别尔
小径分岔的花园	[阿根廷]博尔赫斯
文化与价值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

###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

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莎士比亚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红字	[美]霍桑
苔丝	[英]哈代
红与黑	[法]斯当达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
死魂灵	[俄]果戈理
一生	[法]莫泊桑
罗亭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
鲁滨逊漂流记	[英]笛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飘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
童年	[俄]高尔基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普希金诗选	[俄]普希金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查询电话: (0571)85178421

E-mail: abcdxyz8@mail.hz.zj.cn

## 目 录

- 判决 / 1
- 变形记 / 12
- 司炉 / 57
- 在流放营 / 82
- 乡村医生 / 108
- 饥饿艺术家 / 114
- 铁桶骑士 / 124
- 万里长城建造时 / 127
- 一条狗的研究 / 138
- 中国人来访 / 171
- 爱的险境 / 173
- 坑道下的家庭 / 174
- 歌声的诱惑 / 176
- 误入荆棘丛 / 177
- 在阁楼上 / 178
- 在墓穴里作客 / 180
- 包厢里的奇遇 / 183
- 夜行船的惊讶 / 185
- 编后记 / 187

## 判 决<sup>①</sup>

——一个故事

献给 F.<sup>②</sup>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一个名叫格奥尔格·本德曼的年轻商人正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宅位于沿河一长排低矮的简易房子中的某一幢，这些房子只是高低不同，颜色有别。他刚给一位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慢条斯理地封好信，然后，他把胳膊肘支在书桌上，凝视窗外的河流、桥梁和对岸淡绿的山丘。

他思考着，他的朋友如何不满在国内的处境和前程，几年前逃往俄国。现在他在彼得堡开着一间店铺，开张时店铺着实兴隆了一阵，但许久以来，生意似乎毫无生气，朋友回国时总这么抱怨，而他回国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就这样在异乡他域徒劳无益地耗着自己的身心，异国情调的络腮胡子并不能完全遮盖他那张我从孩提时代

---

① 本篇于1912年9月22日晚10时至翌日清晨6时“一气呵成”。这是作者献给他刚结识不久的女友费丽丝·鲍威尔的礼物。1913年首次发表在由马克斯·勃罗德主编、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年鉴《阿卡迪亚》上。这是卡夫卡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和旺盛期的第一个成果，也是他的创作生涯中自己颇为得意的五六个短篇作品之一。

② F. 为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费丽丝·鲍威尔小姐。1912年8月卡夫卡与她认识，先后于1914年和1917年与她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

就熟悉的脸庞。他脸色发黄，暗示着他身上潜伏着什么疾病。据他自己所说，他和彼得堡的本国侨民没有任何联系，而和当地百姓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就这样准备终生独身了。

这样一个显然已经走入歧途、只能为他惋惜却不能给他帮助的人，我能对他写些什么呢？也许该劝他回来，在这里安家，恢复与所有亲朋好友的老关系——做到这一点毫无困难——还要相信朋友们的帮助？可是这样做，无异于对他说，他迄今为止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他终于该放弃这些努力了，他不得不回国，让所有人瞪大眼睛看他一事无成地回来，只有他的朋友懂点事，他是个不明事理的大孩子，该好好向那些留在家、取得成功的朋友们学习。而且，说得越是婉转客气，越会刺痛他。何况，我们不得不加诸于他的种种痛苦是否有用，谁有几分把握？也许，把他弄回来这件事本身就办不到。他不是自己就说过，国内的情况他已经一点不了解吗？于是，他会不顾我们的劝告留在异国他乡，由于这些劝告而心生怨恨，更加疏远他的朋友。即使他听从劝告回来了，在家乡也会感到沮丧消沉——当然不是故意装的，而是事实使然；他既不能和朋友相处，离了他们又不知如何度日，他羞愧难当，结果，他现在真的没有了祖国，没有了朋友；让他留在他待过的异国他乡，对他来说岂不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设想，他回来就真的会一帆风顺，有所成就呢？

鉴于这些原因，倘若人们还想和他保持书信来往的话，就不能把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对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熟人说的话，如实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三年没有回国了，他只用三言两语简单说明不回来的原因，说是俄国政局不稳，不允许一个小小的商人哪怕非常短暂的离开；其实，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这时正在世界各地旅行。然而，在这三年时间里，恰恰是格奥尔格发生了许多变化。大约两年年前，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那位多半得到了噩耗，寄来了一封信，用干巴巴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哀悼，吊唁信不带感情的原因只能是，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无法想像对这样一件不幸事件感到的悲痛。母

亲去世后，格奥尔格和他的老父亲一起生活。从此，他以更大的毅力经营他的商店，从事所有别的事情。在母亲生前，他的父亲在生意中总想自己说了算，也许妨碍了格奥尔格真正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还在店里工作，却不像过去那样爱拿主意，事必躬亲了。也许是时来运转，偶然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在这两年时间里，店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完全出人意料。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今后的生意无疑会更加兴旺发达。

对于这些变化，格奥尔格的朋友却一无所知。以前，最后一次也许是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向他描述过，正是格奥尔格经营的这一行在彼得堡有很好的前景，劝他移居俄国。他提供的数据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可同日而语。格奥尔格却不想把他生意上的成就告诉他的朋友，假如他现在再事后告诉他，不免显得十分离奇古怪。

于是，格奥尔格就只给他的朋友写些无关紧要的事，写些一个人在闲来无事的星期天，杂乱无章地涌上记忆的事情。他要做的无非是，让他的朋友继续保持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形成的、并且已经习惯的对家乡的看法。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这件事：格奥尔格在三封间隔时间很长的信里，三次向他的朋友报告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结果事与愿违，格奥尔格的朋友对这件异常的事发生了兴趣。

而格奥尔格呢，较之公开告诉他的朋友，他自己在一个月前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富家小姐订了婚，却更喜欢写上述这样的事情。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论这位朋友，谈论他和朋友之间这种特殊的通信关系。“这么说，他肯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说，“可我有权利认识你的所有朋友。”“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答道，“请理解我的意思，他也许会来，至少我相信他会来；可是，他来了又会感到勉强，感到受了伤害，也许他会嫉妒我，他肯定会感到不

满，却又无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独自一人返回去。孤零零一个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我知道。难道他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听到我们结婚的消息吗？”“这一点我自然无法阻止，不过，以他现在的生活方式，这多半不可能。”“格奥尔格，要是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压根儿就不该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可是现在，我不想改弦更张了。”他说着，一遍又一遍地吻她，她尽管被吻得喘着粗气，还是说了一句：“可这件事还是让我不高兴。”他听了这话，真的认为，把一切都告诉他的朋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只能这样接受我。我无法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比我现在这样更适于和他交往的人。”

他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给朋友写的长信里，真的提到了他订婚的事。他这样写道：“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到最后。我和一个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了婚，她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们是你走后很久才迁到这里来的，所以你恐怕不认识。以后会有机会，告诉你我未婚妻的详细情况。今天，告诉你我很幸福，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只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即我，你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现在很幸福，这就够了。此外，你现在还有了我的未婚妻这样一个诚挚的女友，这对一个单身汉来说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未婚妻让我代她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而且不久会亲自给你写信。我知道，有许多事情缠住你，使你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们的婚礼不正是一次绝好的机会，让你排除一切障碍前来吗？但是，不管情况怎样，你都不必过多考虑，你只管按你的意思办。”

格奥尔格手里拿着这封信，脸朝窗户，在书桌旁坐了很久。一个熟人从窗前走过，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笑了笑，算是回礼。

他终于把信放进口袋，走出自己的房间，横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他父亲的房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这里了。他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因为他经常在商店里和父亲见面。中午，他们同时在一

家餐馆用餐，晚上，他们虽然各忙各的事，但是，只要格奥尔格不出去会友，或像现在这样去看未婚妻，那么，他们会各拿一份报纸，在共同的客厅里再一起坐一会儿，只是格奥尔格出去会友是经常的事。

父亲的房间即使在这阳光明媚的上午也很阴暗，格奥尔格感到非常惊讶。原来，耸立在窄小的庭院另一侧的高墙挡住了阳光。父亲靠窗坐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已经亡故的母亲的种种纪念物。父亲正在看报，他有某种眼疾，所以把报纸举在眼前，侧向一边。桌子上是没有吃完的早点，看来他没有吃多少。

“你呀，格奥尔格，”父亲一边说，一边向他迎过来。他走路时，厚重的睡衣敞开了，下摆随着脚步飘动。格奥尔格想：“我的父亲依然那么魁伟，像个巨人。”

“这里可是太黑了。”他说。

“是呀，是很黑。”父亲回答。

“你连窗户也关了？”

“我喜欢这样。”

“外面已经很暖和了，”格奥尔格说，好像还想着前面说的话，说完坐了下来。

父亲收拾早点的餐具，把它们放到一个柜子里。

“我只想告诉你，”格奥尔格若有所失地看着老人的动作，接着说道，“我只想告诉你，我倒是把订婚的事通报给彼得堡了。”他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

“往彼得堡通报？”

“告诉我的朋友呀，”格奥尔格看着父亲的眼睛说。“他在店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想到，“你看他坐的姿势，伸开两条腿，两只手交叉在胸前。”

“不错，你的朋友。”父亲说，加重了语气。

“你是知道的，父亲，我起先不想告诉他我订婚的事。只是因为

有所顾虑，没有别的原因。你知道，他是个很难交往的人。我当时想，他也许会通过别的渠道听说我订婚的事——我不能阻止这一点，虽说按他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这几乎不可能，但是，不该让他从我嘴里知道我订婚的事。”

“你现在改变了想法？”父亲问道。他把大开面的报纸放到窗台上，又把眼镜放到报纸上，一只手捂着眼睛。

“是的，现在我又好好考虑了一番。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订婚这件喜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所以我不再犹豫了，我要告诉他。不过，我投出这封信以前，我要先告诉你。”

“格奥尔格，”父亲咧了一下没有牙齿的嘴巴，说道，“你听着！你为这件事来找我，和我商量。你这样做，无疑很得体。可是，要是你现在不跟我说真话，就等于不说，比不说还叫人生气。我不想翻出跟这件事无关的事情。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该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了，也许比我们想的早了些。在店里，有些事情我没有看见，也许并不是瞒着我，我不想这么假定，说是瞒着我。我不再那么硬朗了，我的记忆力在减退，我已经无法通观全局，顾及所有事情了。首先，这是自然规律，其次，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远远大于对你的打击。不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你这封信，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格奥尔格，我求你别骗我。这本是一件小事情，不费吹灰之力的，所以你不要骗我。你在彼得堡真有这么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尴尬地站起来。“别管我的朋友了。对我而言，一千个朋友也顶不了我的父亲。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太苦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店里的事，我不能没有你，这一点你很清楚。但是，要是开店有损你的健康，那我明天就关门，再也不开张。可这又不行。我们必须给你安排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不是小改，而要彻底改。你老坐在这间黑乎乎的房间，你要到起居室里去，那里阳光充足。你早餐就吃那么一点，不好好吃东西增加营养。你坐在屋里老不



开窗，而新鲜空气有益你的健康。这样不行，父亲！我去请医生，我们听医生的意见。我们要换换房间，你搬到前面那间屋里，我搬到这里来。其他什么也不变，这间屋的东西全搬过去。不过现在不急着搬，你先到床上躺一会儿，你无论如何要安安静静休息。来，我帮你脱衣服，你会看到，这事我能做。或者，你现在就到前面那间屋去，暂时睡我的床。这样做最好不过了。”

格奥尔格紧挨着站在父亲身旁，父亲垂下白发蓬乱的头。

“格奥尔格。”父亲轻声说，身子一动不动。

格奥尔格赶紧在父亲身旁跪下，他看到父亲疲惫的脸上，一双瞪得大大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你在彼得堡没有朋友。你一向爱开玩笑，就是对我也一点不收敛。你在那儿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你再好好想一想，父亲，”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把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来，趁他无力地站着的时候脱掉他的睡衣。“我的这位朋友曾经来看过我们，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我还记得，你不怎么喜欢他。所以至少有两次，虽然他就在我屋里，我却向你否认他在我们家。我的朋友有些古怪，我很理解你对他的反感。可是，你后来还是和他说了话，谈得很不错。你认真听他说话，不时点头，向他提问，当时我感到非常自豪。你仔细想想，你会记起来的。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一些俄国革命中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比如，他因商务到基辅出差时遇到一次骚乱，他亲眼看见一个神父站在阳台上，用刀在自己的手掌上划开一个大大的血淋淋的十字口子，然后举起手，向群众高呼。后来，你自己还在有些地方讲过这个故事呢。”

说话中间，格奥尔格已经把父亲扶到椅子上坐下，小心地脱掉他穿在亚麻布衬裤外面的针织棉毛裤和袜子。他看到父亲的内衣已经不太干净，心里责备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周。提醒父亲更换衣服，也该是他的责任。他还没有直截了当地和未婚妻谈过，他们将来怎样安置父亲，不过，他们两人都心照不宣地认为，父亲会一个人留在老